

杜詩言志卷五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過猶視今
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隴底松用舍在所尋
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

老杜生平詩自去華適秦以後為之一變蓋前此
雖遭遇抑塞而求進傾陽之志不衰故每以不過
為悲雖時作曠達之語而非其真也惟至此拜官
之後不能酬其所願而決意棄官則以山林為樂

雖時作闕切君國之想而亦非從前勃鬱不釋之
忱悃矣茲遣興五首純是極意高尚不復掉頭返
顧而以希冀進用者為多事此固其因時見幾之
明哲使然非有他也此第一首言士君子遭時不
偶而潛名遯處如蟄龍三冬卧也高翔遠舉如老
鶴萬里心也夫豈自今日而始然哉蓋自昔時賢
俊人已視此矣所苦者本以遠害而或則如嵇叔
夜並不得其死或又如武鄉侯徒一有其知音其
所遇雖不同而無所成就則一也蓋喬松雖為棟
梁之姿而時當舍而勿用則霜雪大幹亦久久化

為枯林而已可勝道哉杜陵老翁亦可以釋然而
無憾矣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
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
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言自昔隱遯之賢士則又以龐德公為第一彼其
與世相違不但不入朝市並州府亦未曾入是以
於襄陽耆舊之中而高處士之節者公更為獨苦
夫公豈空疎自文而真無濟時之策者哉蓋知時
不可為故不欲為網罟所得耳於是如鳥之投茂

林魚之入深淵入山惟恐不深而舉家偕隱於鹿門彼劉表者焉得而取之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至若淵明雖同為避俗之士而其於出處之大道尚有所未達何者蓋君子於世只有兩塗得志則樂行其道不得志則自樂其天絕無所謂身家之豐嗇與後嗣之賢愚足以縈繞其心今淵明戚戚於子孫之不賢以挂懷抱則其於道尚未能達也夫淵明之地步儘高而老杜猶以其挂懷子孫譏

其不達於道則其棄官之後浩然天空地濶夫孰有戚戚於中者哉此懷之所以遣而無悶於遯世也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此言罷官而去而無所縈縈於懷抱者則賀監賢矣在位而清狂則未嘗以富貴為念及知時將危亂而勢不可留則上疏乞骸而歸以棲遯於山陰茅屋之中與江海同其清涼此其爽氣豈今人之所能望見者哉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
清江舊美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此言賀公而外。則有浩然。彼其絕意仕進。終老幽
遐。是固未嘗一日錦衣畫行。適與衣短褐而即長
夜者。同其天才之高能。以少許勝人多許。何鮑謝
之足云。乃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清江舊
多美魚。雨餘春有甘蔗。無不可以樂飢。吾嘗引領
東南於暮雲深處。如或見之。惜乎其可望而不可
即。令人悲吒之感油然而生也。於去官之後。寫此
遣興。正具一副樂天無悶本領。進則稷契。退即巢

許此盤谷序之所云大丈夫也至若求田問舍兒
女情深皆不足以挂其齒頰矣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古人作文皆以自寫其胸中之奇或於己身之所
歷其奇聞有不可不紀述者或於中心之有所感
觸而咏歎之者或於時事之所見聞為之興歌以
美刺之者是皆隨題著見而若於興已無干涉之
事而懸空擬一物以賦之則自禽魚花鳥服物器

用以至於人事必極其心摹手追之能以躊躇滿志而後快則若咏馬咏古蹟咏史皆是而此前後出塞則尤其淋漓盡致者也蓋老杜非從軍之人亦無出塞之事而篇中之所言皆懸擬而出之者看他前九首便是一位努力從王之人而以功成不居終之後五首便是一位意氣豪上之人而以大節不奪終之夫出塞之士何慮萬計而如所咏者恐無一二則是老杜借此題以摹寫出兩般忠義之士可歌可咏可法可傳以寓其願慕之所在也此前第一首從不得已處說言出塞原非樂事

去鄉里而赴交河嬰禍羅而絕父母總由於公家之程期迫而君王之喜開邊也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既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掇下萬仞岡俯身試拳旗第一首是說出塞人大共之事其間吞聲飲泣多是庸碌之輩就中摹寫出一位壯士來從悲生壯言出門既久離鄉日遠同行之人不無互相恩怨之事而忼慨自命者早已昂然自異不屑與之為伍而彼徒旅中亦遂望而生畏不敢欺之彼其自命者蓋謂既已從軍則骨肉之恩已斷豈復為兒

女子情即死生亦且置之度外矣於是逞其壯健
之身手而走馬脫轡可以挑青絲掟下高岡仍能
俯拏旗也凡馬下岡時則怯弱者必仰踞鞍上防
其墜也今能仍作俯身拏旗之狀其趨捷為何如
乎夫悲既生壯壯即生勇人情之自然也然亦惟
豪士能之

磨刀嗚咽水水赤刀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
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承上文而暢言之夫既以壯生勇則志氣自然不
凡而以身許國圖畫麟臺垂之不朽彼區區形骸

之細自若土木戰死而速朽何足介意而又何傷
乎斷腸之可言哉看他忽設出磨刀傷手嗚咽斷
腸一片悲涼中反襯出如許遠大胸襟真是寫得
壯士加一倍出色誠非少陵不辦非蘇李所能及
也輕斷腸聲蓋心緒久已壯往與悲傷一路乖錯
不入是故不因傷手與聽嗚咽而悲耳解者謂不
能不悲則與輕字相反何異楚咻耶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嘆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承上章言士既以身許國則我之所得自主者身

也而送徒者不知則以為既為我長則我身將以
彼為主而不知其不勞於彼也我自生死不問而
惟向前以効忠於國耳是以路遇相識之人附書
與六親相決絕也此章只重一身字凡營私者以
身為已有則違上悖逆之事起矣盡忠者以身為
君有則黨附觀望之私絕矣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戎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前四首言未到時事後五首則至塞外矣言自故
里而出塞至於戍所已迢迢萬里餘矣而三軍之

中苦樂不同以其所奉之差役有難易所分之汎
地有平險且先至者多熟習而後來者多生疎故
也在不忠順於其上者便易生怨望而壯士則視
為固然且並不以此為意而志惟在於立功異域
斬樓蘭以報國恩耳但所見之胡騎千百成羣豈
易取勝雖自顧材勇足以威敵無如初至邊方事
權不屬直伏居人下為一奴僕之賤何足以逞是
功勲之立必俟積累之後而後可望豈此時所可
言哉噫此壯士之所為拊髀而歎也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承上言既欲立功而悲時地之卑下即當努力戎
行以早出人頭地矣故當挽強弓弓強則易以穿
札用長箭箭長始可以引滿射人射馬馬倒則人
殲擒賊擒王王擒則賊散其強武如此然而安邊
之道不僅在此蓋用武不以盡殺為能王政本以
開邊為戒故殺人亦有限量立國在守邊疆苟能
撥亂止戈而制敵國之侵陵即是安內攘外之正
道豈必窮兵黷武而以多殺傷為快哉是其俊爽
之性既極強武又知方畧蓋到邊未久即曉暢機

宜若此以此人而升之將帥之任其為邊方之屏翰不啻金城千里也奚疑矣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徑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
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此言征戍原以禦敵勝敵可以立勲此壯士之本
懷也而又有大謬不然者則執我以畚鍤之役於
是雨雪之時奉命驅馬而入高山夫何為哉蓋陟
危徑而抱寒石以築城耳天既極寒而抱石於層
冰峨峨之間指欲凍而墜落且又不知此役何時
可畢也但見浮雲暮向南行誠欲與之俱歸而時

不可驟得可望而不可攀亦惟義命自安何敢怨
馬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
擄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承上言執此役夫之勞雖無戰危之事然非壯士
之所志也故不若單于一旦興師來寇我壘人馬
之行風塵揚厲百里之間皆為之昏暗而我則奮
其忠勇揮我雄劍纔四五動耳其猛烈之氣足以
辟易萬夫而彼軍已為我奔逃敗北矣於是擄其
名王以歸繫其頸以獻於轅門此亦可謂難堪之